



古今治平略

保4  
5071  
25-23





門可保4  
號5071  
卷25-23



南宋馭夷

建炎六年高宗卽位于南京宋祚復振初帝在河濟  
間親見耿南仲唐恪等庸懦悞國而尚書左丞綱忠  
勇聞天下于是竄南仲等主和悞國罪而召相綱綱  
入見涕泗交橫下言曰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  
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平則前日之和其效如  
此而金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  
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  
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



古今治亂畧  
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  
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  
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  
之于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三者今日國  
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之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  
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  
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  
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蓄之臻國家代有或多  
難以興或將墜復續况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

哉○夫○人○君○大○正○始○故○于○卽○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  
大○慰○天○下○之○望○者○况○于○國○勢○削○弱○天○步○艱○難○其○可○忽○  
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  
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  
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  
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  
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在○昔○八○君○體○此○道○者○惟○  
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  
願○陛○下○深○考○漢○書○二○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



與大過人者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于心術之中矣尋以綱兼御營使入對言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猶有可爲者曰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和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規模先定而真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有成也夫修軍政變士風寬民力省冗官而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行新政俟吾之內治已修然後可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規模也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

國之屏蔽也二方完而後中原可保中原保而後東南可安今兩路士民皆效死爲朝廷守而朝廷不以時置司遣使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使忠義之民肝腦塗地而遺民憤怨懷悁悁之心敵得撫而用之皆精兵矣今宜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人以爲帥諭宣天子不忍棄兩河于敵之意有能復州若郡者卽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抑可資其捍禦之力最今日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使者綱念方棄三鎮時御史張所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以蠟書募兵河北河北爲響應卽欲遣招撫計非所  
不可而所以論黃潛善謫鳳州難之又他無可使者  
乃過潛善私諭意令掩瑕推用潛善陽許諾明日乃  
以所及傳亮對詔所以直龍圖閣撫河北而亮經制  
河東會開封尹缺綱言安定舊都非宗澤不可以爲  
東京畱守于是澤以恩厚拊循軍民以忠義激勸群  
盜按舊都形勢依阻險固各列砦駐軍往來較試之  
于是京輔間聲靈羅絡河東北山砦民兵各團結聽  
節制金來犯輒衄而故都可守振振乎有興復勢矣

綱又言祖宗懲唐方鎮之弊削弱州郡奪其權沿邊  
諸路外雖名藩大府無慮皆撤防去兵處無事可也  
一旦有夷狄盜賊之警遂弛而無支是唐方鎮之弊  
固尾大不掉而今日之弊乃至爲手足者不足捍頭  
目也今莫若干沿河沿海沿江諸路各置帥其諸要  
郡置總管鈐轄都監許辟寮佐以便宜治兵如馬燧  
之鎮太原李抱真之鎮澤潞庶有振也于是諸路置  
賞功司明旌賞制戰車防虜奔衝置戰艦江淮河習  
水鬪而軍政緒修時朝議復遣使如金綱曰陛下以



二聖遠狩食不甘寢不安思迎致以就天下養此堯舜之心也然今日之事惟當枕戈嘗膽修安攘之策則二聖不迎請而自復不然雖冠蓋相望朝暮迎請無益也今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每爲議和于是進左僕射而黃潛善亦並用顧主和日夜爲上言熙陵九葉上皇子三十二人僅陛下一身又未有儲嗣奈何輕試一擲稍蹉跌當如宗廟何此謀國者之慮淺不忠也萬一虜爲不道將二帝母后甘心于邊境又何以待之帝深入其言遂有感志會

謀有虜警潛善伯彥交勸帝幸東南綱以爲此廢典所係入見言自古中興之主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上策必巡幸關中爲首矣縱日未能猶當駐蹕襄鄧選將列屯係天下之心如順流東南則中原日遠勢難復還積久成衰形削勢弱雖保一隅未易也而帝幸東南之意已決不可復強綱尋去國而招撫制置二司皆罷諸規畫咸廢東京畱守澤憤惋卒命杜充代盡反其所爲于是



群盜充斥金復入駕東幸而兩河郡縣相繼淪陷不復矣當是時潛善伯彥並爲左右相日媵阿爲蒙蔽而潛善妒媚甚諸言事者擯不用請兵者匿不聞壹專于議和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奉正朔錄用張邦昌親屬還受僞命被竄斥者惟前相綱不赦而金益驚恣兩河青齊州郡盡陷已遂入淮泗陷天長軍二年春二月天子在揚州聞之大震駭卽被甲乘騎徑往瓜州渡江惟護聖卒王淵張俊數人及內侍康履從暮至鎮江時潛善伯彥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罷

會食堂吏大呼曰虜至駕行矣二人相顧倉皇出及乘馬南走居民爭門出死者枕藉無不憤怨恨二人誤國者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也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鶚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時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浚奉太廟主以行帝次杭州以臺諫交論乃罷潛善知江寧汪伯彥知洪州已而傳正彥爲逆帝失位僅閱月反正而金分道入日追命劉寧止充江淮荆湖制置使奉太后如洪州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駕指揮楊



惟中將萬人宿衛召群臣議所向或請自鄂岳幸長沙呂頤浩曰金師來必以陛下所至爲邊面雖鄂岳幸庸愈乎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臣守死帝曰朕左右豈可無相乃以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度而天子還臨安當是時金自知中國于胡俗異治以北狄帝中國恐不安而二帝及宗室子盡北遷存者獨帝與隆祐太后欲覘兩宮所在以輕兵分道歲深入必得之而

趙氏可滅因立異姓王爲藩輔遂撫有之也及是覘知天子在臨安則分兵自滁和入江東規蹙天子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分兵自蘄黃入江西蹙之天子念太后在洪州詔劉光世移屯江州爲控扼而光世不設備金師入則亡之南康金入江州繇大冶趨洪州太后如吉州金陷洪吉袁三州屠洪州太后徑泰和如虔州以免而兀木東渡江入建康畱守杜充叛降金帝恐間計相願浩進曰敵多騎計不能乘舟楫與我競江浙地熱勢亦難久淹今航海俟其退復反



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權也于是自臨安如越如明州金匱臨安帝航海金匱越屠明州蹙帝舟于海帝復如溫州移台州是歲四京盡沒于金而兩宮幾殆然是時天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憤國耻深痛以武力自奮又喪亂久狎于戰人輕死敢鬪而中國兵以益精先是帝在浙東召韓世忠入扈世忠以敵不能久當北歸請畱江上得扼其歸迨兀木襲帝舟于海不得屠明州焚臨安比屠平江欲北還韓世忠已督銳軍屯鎮江逆之矣兀木遣使爲期日會

戰世忠報許謂諸將曰江中地勢高可瞰形勝者惟金山敵必登以覘我乃遣蘇德將百人伏龍王廟中百人伏廟下戒之日聞江中鼓聲則起及敵至果有從四騎趨龍王廟者廟中兵鼓而出伏奮起疾擊獲其兩騎其三騎急策馬而馳中一人紅袍玉帶驚墜馬復跳身上乃得遁詰獲者則兀木也已接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士士殊死戰所俘斬甚衆敵終不得渡于是兀木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不許請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世忠軍連艦



出金師前後者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兀木大患之或謂之曰老鸛河故道雖湮塞若鑿之秦淮可通也通秦淮可絕江而北矣兀木從之一夕而渠成先是兀木自建康趨廣德江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憚之于廣德六戰皆捷擒將俘所簽中土軍首領四十餘釋不殺飲食之語之曰若吾人也恐爲敵用乎與結約遣還令夜斫營縱火因縱擊大破之駐馬鍾村金所籍中原兵呼岳爺爺爭降附及是兀木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夜遣百人衣黑衣砍營金軍驚自相

擊至旦次龍灣邀擊于新城又大敗之兀木乃復自龍灣出江中會捷懶自灑州遣李董太一引兵來濟師于是二酋軍江北兀木軍江南而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控其中豫以鐵縷貫大鈞授健者以待敵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縷一縷則沒者鈞一舟曳沒之兀木窘甚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者聽矣兀木語塞又數日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于是有閩人教之曰南船



重不得風不行火攻之可破也今第于小舟中實土縮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漿俟風息則出而以火箭射其箬篷卽不攻自破矣兀木然之刑白馬祭天是日風止兀木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綱兀木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綱皆自焚烟焰蔽天師遂潰士焚溺自救敵得絕江去而世忠收餘卒還鎮江是役也世忠僅以八千人拒兀木十萬衆凡四十八日乃敗兀木旣濟江而北別將在建康者縱焚掠渡宣化而去統

制岳飛邀擊于靜安鎮大敗之金人自是亦回聽易慮不復敢輕渡江矣是歲金徙二帝于五國城立叛人劉豫爲齊帝明年兀木遂自六合引兵西赴陝張浚聞兀木至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使及吳玠之兵四十萬迎擊之王彥諫曰今陝西兵將情未之通也一不利卽五路俱失不若屯利閬興洋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共擊之捷卽蜀完卽不捷未大失也子羽玠亦力言其未可不聽進次富平而婁室兵驟至吳玠欲據高阜以待



敵諸將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虜有騎不得施何  
 以徒爲而虜輿柴囊土平行進薄諸營劉錫力戰劉  
 錡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趙哲軍先奔衆遂潰浚  
 退保興元已奔閬輜重焚棄殆盡關隴六路盡陷惟  
 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  
 存川蜀大震浚召趙哲斬之竄劉錫合州上書待罪  
 帝手詔慰勉金乘勝規蜀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  
 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寇之日久矣直  
 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故未敢遽窺今不堅守險

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與關中聲勢斷絕不復  
 相聞後豈可悔哉惟當留興州招集散亡召諸將守  
 阨塞繫關中之望而內安全蜀心浚曰善子羽卽請  
 以單騎前至秦召諸亡將諸亡將皆來會得軍十餘  
 萬人稍復振命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收散卒扼  
 和尚原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固蜀口玠命  
 弟璘別屯原上爲犄角或謂玠宜退屯漢中保全蜀  
 玠曰我保此敵不敢越我而西是所以保蜀也初玠  
 軍鳳翔有恩至是鳳翔陷民感其遺惠夜相與輸芻



粟助軍玠償以金帛民愈益喜來輸者日益衆金殺之令保伍相連坐不能禁也乃引去明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折合軍先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以待更戰迭休金敗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自起海上徃常勝無北及與玠戰屢敗憤甚于是兀木會諸酋兵十萬期必取之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砦夾澗前進薄和尚原玠與諸將選勁弩分番射敵不得間玠度其道遠餽餉難

繼則以奇兵抄絕之虜果困欲走乃設伏于神全而待虜退伏發軍大亂縱擊大破之兀木中流矢亟刺其鬚髯而遁是役也玠與璘以敗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玠召諸將歃血矢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故能有成功又明年金欲出奇爲功用叛將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令游騎出熙河綴別將關師古而撒離喝自商于取道上津攻金州趨梁洋時劉子羽守興元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赴難玠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疾驅至以黃柑遺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敵曰大軍遠來其無乃渴乏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神也已大戰金人披重鎧仰闕攻一人先則二人擁其後先者死後者繼凡六晝夜不得間玠軍弓弩壘石伺間發金死者山積已乃覘得祖溪間道繞出繞風闕後下闕軍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畱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保大安之三泉而撒離喝入興元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而食之遺玠書與訣玠時以仙人關亦急欲毋行其

愛將楊政立軍門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節使負劉待制政等亦舍節使去矣玠謝不敢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畱其守三泉玠曰闕外蜀門戶不可棄也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上寬平有水築壁壘移軍未成而金師至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也子羽曰吾今日必死此于是諸將與共守虜不能奪而去時張浚欲退保潼川子羽亟書止之曰子羽在必不使金人得南渡乃止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梁洋之積金深入餉不繼



殺馬及兩河所僉軍以食而子羽玠腹背邀擊之金  
卒死傷者十五六又疫癘作乃退玠躡擊大破之金  
墮崖澗死者甚衆子羽謀邀之武休不及餘不能自  
拔者悉降是役也敵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于是金  
知蜀不可猝得據鳳翔營田爲持久計不復謀入蜀  
本蜀所以全者玠子羽二人力也當是時相願浩以  
顯忝罷已復召與秦檜並相而檜欲傾願浩專政會  
願浩信桑仲言屢請身督軍北伐規恢復檜乃風臺  
臣言周宣王以內修外攘成中興越王勾踐以蠶種

公職成霸則委任專而責之成也今二相宜分職任  
內外用成恢復功于是願浩出開府鎮江辟文武吏  
士七十餘人以從而檜獨居中用事多引用天下名  
賢列清要以爲名已願浩知爲檜所賣大恨欲去之  
坐檜以植黨專權罷臺諫二十餘人坐檜安國黨皆  
罷榜檜罪朝堂云不復用而願浩薦朱勝非復相益  
願浩至恢復而踈檜至和而險檜罪狀未暴著海內  
名賢士又舉以爲檜黨糾之檜愈藉資得自附于仁  
賢中外莫能明也樞使浚在川陝用賢簡將以新集



兵抗虜雖時挫衄而蜀完安亦其功朝議浚殺趙普  
曲端爲非辜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召浚還命  
王似代鎮浚以金方何蜀未敢遠離鎮疏似不任而  
遷延不行于是中丞辛炳以宿憾率臺臣劾浚喪師  
失地跋扈不臣落職奉祠居福州願浩柄國時越法  
有縱舍爲臺臣所糾罷奉祠而朱勝非獨相忌參政  
趙鼎除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而故輕其  
權鼎條便宜復爲所沮會劉豫以金師寇淮南報杳  
至舉朝震駭鼎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畱相朕

矣于是勝非去位而鼎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知  
樞密院事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避敵鼎爭曰累年  
退○屈○敵○氣○已○驕○今○避○將○安○之○惟○親○帥○六○師○趨○常○潤○督○  
諸○將○乘○未○集○而○擊○之○勢○或○可○捷○也○卽○不○捷○敵○遠○來○深○  
入○勢○豈○能○久○陛下○堅○壁○臨○之○臣○等○督○諸○將○或○扼○其○首○  
或○搗○其○要○或○擊○其○尾○縱○未○能○盡○殲○必○不○使○得○自○肆○如○  
前○日○也○參○政○沈○與○求○力○贊○之○帝○乃○奮○曰○朕○以○二○聖○之○  
故○屈○已○請○和○而○彼○肆○侵○暴○如○此○朕○臨○江○決○一○不○能○復○  
隱○忍○也○以○孟○庾○爲○行○宮○畱○守○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



使王瓊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撫江上劉光世軍建康其百司非在軍務者各自便避兵遣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畫既定鼎賓佐喻樗謂鼎曰度此舉勝乎鼎曰六師臨江兵氣自倍殆勝也曰萬全乎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若事之濟否何可豫計唯死生以之耳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使宣撫江淮荆浙簡諸道兵亟入援則其來路固朝廷歸路也鼎大喜稱善卽入見白帝以樞密使召浚于福州于是韓世忠勒騎兵

大敗金于大儀先是帝手詔召世忠守備旨切甚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亟引兵趨大儀當之伐木爲柵自斷其歸路示士卒必死會遣魏良臣如金世忠欲致敵卽下令撤炊爨移軍良臣問故世忠曰適有詔移屯平江耳良臣去世忠度行已出境卽上馬命軍中日抵吾鞭所嚮于是引軍出大儀勒五陣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共起擊良臣至金師金前軍將聶兒孛堇問南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卽引兵出江口距大儀五里而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軍別將擁鐵騎過五陣而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  
四起旗色與金人雜金軍駭亂我軍持長斧上搯人  
胸下斫馬足敵騎蹈泥淖中師疾前覆之人馬俱斃  
擒其酋世忠所遣將董牧亦敗金人于鷓口解元至  
承州北遇敵設水軍夾河陳一日十三戰未決世忠  
遣將往援又大破之追至淮而還帝發臨安至平江  
欲渡江決戰相鼎曰不可敵遠來利速戰今兵未集  
而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然不自來獨遣其子  
來寧當煩至尊與角耶帝乃止下詔暴劉豫罪于六

師會張浚以諸道師來會命知樞密院事赴江上視  
師師大振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韓世忠  
所扼不得進分軍圍廬州守臣仇念嬰城守荆湖制  
置使岳飛遣將牛皋擊敗之兀朮憤以書幣約戰世  
忠方宴飲命兩伶人以橘茗報許之且言張樞密在  
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復在此出浚所下  
文書示之兀朮嘗爲世忠浚所挫折僅免者則氣奪  
色變會雨雪餉不繼野無所掠遂宵遁世忠追敗之  
高坂而豫衆亦遁浚還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甚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合人心鼎笑日喻子才之功也。時朝議于邊江空闕處增設兵爲後事防浚曰如此則備多而力分昔楚漢交兵時漢駐兵穀澗間楚不敢越境而西前大原未陷粘罕兵不敢卽渡河卽其事也。豈必環數千里之地盡守之以兵而後爲快哉。于是命韓世忠屯楚州圖淮陽劉光祖屯合肥招北軍張浚楊沂中練弁建康規盱眙岳飛屯襄陽窺中原而浚時四出視師撫循之。明年浚視師潭州制置使飛破楊天洞庭湖湘平又明年視師鎮江命帥俊屯盱眙沂中屯泗州。

時浚鼎並相驩然相得也。諸政事先後及人才當用者條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列要津任職者率天下之望時號爲小元祐。金退時詔前宰執各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畧。以上前相綱提舉崇福宮具疏言臣竊觀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東南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甸荆襄間也。今當于淮甸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爲帥府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爲帥府以湖北財用給之。開營屯田假以歲月而攻戰。



之務悉委之。淮東西帥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帥責以收復京南北路川陝帥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規模先定軍政既修合戰守爲一事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可坐而致也。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居中制外以興起事功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舉天下形勝固莫如關中而舊都未復駐蹕東南則必建康矣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營壁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而後人心不恐有官府而後政事可修有營壁而

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西北人民皆陛下赤子祖宗涵濡休養百數十年其心豈嘗一日忘君上哉特制于強敵陷于塗炭而不能自歸耳今天威所臨中原震動當必有襁負而歸願爲內應者惟陛下給之士田予以爵賞優加撫納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故國不闢而日蹙事不弭而



日壞將驕而難禦卒情而未練國用匱民力困而中  
 興未效則和議之為術踈而退避之為禍烈也幸天  
 啓宸衷頓悞前失六飛一奮將士霆發北軍數十萬  
 之衆震壘宵奔而不敢南向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  
 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故知退一步則失一步退  
 一尺則失一尺往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  
 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敵騎南牧  
 如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遠冒風濤  
 憂險萬端此又不可之尤者也古者敵國善降則有

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金人造豐之深知我必報  
 此其處心措慮為何如者即我卑辭厚幣屈體以求  
 之其不推誠以見信也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輶  
 車往來士氣盡索而虜邀我以必不從之事制我以  
 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直  
 如此而已于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有害願自今以  
 往勿復遣使惟于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  
 將帥修車馬備器械侍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  
 而奮以光復大業此最上策也抑臣聞朝廷根本也

南宋馭夷

卷三十一 一百天



藩方枝葉也。根本固而後枝葉繁，朝廷心腹也將士  
爪芽也。腹心壯而後爪芽奮，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  
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明是非，公賞罰，爲之本。  
帝賜詔褒答而不能用。又明年，帝如平江，相浚大集  
師討豫，豫告急于金，請濟師。時金主吳乞買卒，國人  
立太祖之孫合刺爲帝，易名亶矣。召諸將計之，蒲盧  
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開疆保境，令我得安民息  
兵爲屏蔽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而兵連禍結，  
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不可許也。前

歲以豫故，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金主遂不許，豫遣  
兀朮題兵黎陽，名應豫，實觀釁。豫自發兵三十萬，遣  
子麟、繇、壽春趣廬州，犯合肥，姪猊取紫荊山，出渦口，  
犯定遠，孔彥舟趨光州，犯六安，而聲言金助師入寇。  
鎮將張俊、劉光世憚賊銳，請阻江爲險。朝議命岳飛  
撤襄鄂兵東防江，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爲  
保江之計。浚上言：淮南大江之屏蔽也，俊等戰淮南，  
則無爲保江；令渡江，則無淮南；長江之險與賊共矣。  
且賊得淮南，因糧籍資，江其可保乎？岳飛爲襄陽藩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蔽飛一動襄漢何恃願聽臣不效治臣罪勿專制于  
中帝手書報許而光世已得旨舍廬州趨采石矣浚  
令呂祉馳詣軍令曰有一人一騎渡江者斬光世恐  
乃還駐廬州浚日夜撫激將士形立勢具將士競奮  
豫諸道軍皆敗走猓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扼趨定  
遠麟從淮西擊三浮橋渡淮次濠壽張浚軍順昌扼  
之猓犯定遠欲趨宣化寇建康沂中使兵二千進擊  
敗之則欲趨合肥與麟合至藕塘沂中使統制吳錫  
率勁卒前陷陳軍却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

脇大呼曰賊破矣賊方駭視張宗頊忽自泗水來背  
擊之賊大崩猓與數騎遁餘衆皆降麟在順昌聞猓  
敗亦拔砦去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已二相顧以  
間而隙鼎去位浚遣判官張宗元監鄂岳軍制置使  
飛乞終喪還山浚分淮西爲六軍遣參軍呂祉往節  
制而淮副將酈瓊以衆叛降豫于是詔罷都督府浚  
安置永州秦檜者姦人也初從游御史酢游酢以爲  
荀文若之流靖康中虜陷京師議欲立異姓御史馬  
伸請立趙氏後檜爲中丞實首事因被執北去金主



吳乞買悅之以賜其弟撻懶遂爲撻懶使爲參謀爲  
行軍轉運使建炎中兀木入寇困江中又困和尚原  
知中國未易以猝定也念欲和而檜自金來赴漣水  
軍言殺金監守者航海至朝士藉藉言檜與何桌孫  
傳等同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三千里踰河海乃  
至安得殺監守獨南又安得盡妻子家屬偕來者頗  
疑之然空語億逆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  
信其靖康中大節以爲忠力薦之帝召見首奏所草  
與撻懶求和書以上帝大喜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

喜而不寐誠喜聞二帝及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卽拜禮尚書已遂參大政檜旣用宣言中國人惟當  
着衣啗飯圖中興又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  
之檜曰今無相位不可言也語稍稍聞上因得相帝  
問檜二策者何檜曰臣以謂上許河北人還金中原  
人還劉豫南人還南北人還北和可得也帝時猶未  
深中其說曰南人還南北人還北朕當安歸頗不以  
爲然自建炎來中國大創屈憚兵數遣使議和然且  
守且和亦未嘗遂忘戰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自檜



始金在靖康中既以和誤宋得意去已中國歲使至輒止之未嘗遣一介報聘及是韓侂胄亦以金使來請畫江益劉豫而還西北士民之在南者與檜議適合于是識者始知撻懶實縱檜還使入中國爲內間主和也會與呂頤浩相傾而絀已帝傷上皇及宣和皇后春秋高不得歸益深念欲和思檜言稍復其官而宰臣張浚薦以爲侍讀漸親幸說用而檜日爲上言今引日不和脫上皇及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恨豈有悔哉帝大感動會何蘓還自金實始聞上皇

及寧德太后之喪帝號慟不食發喪遙尊宣和皇后爲皇太后太息曰檜信愛我卽日以檜爲樞密使恩數隆厚已倚以爲相先是王倫以祈請使詣金見止及是粘沒喝欲因以爲成謂倫曰比上遣國使來意指多不協侍郎傳語欲議和豈江南情實乎抑侍郎自爲此言也倫曰使事有指卽不然倫來何爲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中國人心益奮天行且定顧元帥深計之粘沒喝低回不答者久之已忽至館中縱倫歸議和倫還爲上言金人情僞甚悉相鼎浚



以爲誕久不遣。至是始詔以爲奉迎梓宮使。復如金。當是時金業以逆豫數敗。無益于抗宋。有損于國。廢之矣。制置使岳飛宣撫韓世忠。並奏乘豫廢。擣不備。長驅取中原。機不可失。皆不報。王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而倫使金。時帝使于撻懶。求助。因秦檜申意。冀得和。于是撻懶言于金主。以廢齊舊地。盡與宋。且歸太后及梓宮。遣倫及其太原尹烏陵思謀。太常卿石慶來報命。濱行。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劉豫廢。今道路無壅。可和矣。倫歸報。帝聞。乃

大喜。畱五日。復遣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有還期。雖待以二三年。未害也。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念引日爲歲。夫是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時廷臣有引分羹事。曉譬者。帝輦蹙曰。朕不忍聞也。群臣有力爭不當和者。帝發怒。檜陽曰。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見主上卑屈。中懷憤。亦人臣之忠。庸何傷。乃獨畱請對。謂上言。臣僚本不得虜情。陽大言持兩端。此何足與權大計。若陛下決主和。乞顓與臣議。臣任其必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此大事。望陛下熟思。又三日。檜獨



對請熟思如初如是者三度帝意已確乃上書顯請和于是設疑似以傾鼎罷之然猶以公論爲患勾龍如淵逢意言相公爲天下大計主和而橫議大起第擇人爲臺諫盡擊去則合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御史中丞使劾異議者而王倫以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爲名欲帝廷拜受國書下朝議于是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玘尹焞梁汝嘉蘇符薛徽言李彌遜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從官馮時中許忻趙雍等皆以國大讐爲辱不可和陛下一屈已則

上下離心國何以自立異時予奪在彼失信在我又何以自存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倍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逆豫旋立旋廢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怒今醜虜則犬豕也



堂堂大朝乃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矣夫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者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顧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竿之藁階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當是時中外臣讜議甚激雖帝亦頗慚憤不堪也檜患之用勾龍如淵計遣王倫說金使言天子方諒陰不當出受書檜以攝冢宰請館受書命省吏代百官朝服

導以從遂納書禁中已報命命直學士曾開草國書檜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待君矣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非義高爵厚祿非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中華正統當天位公爲相當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乎引古誼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今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去如檜但欲委曲濟國事耳樞使王庶見檜質責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耶而忍忘此虜也罷知潭州史館修撰趙如圭手書抵



檜責以曲學倍師忘仇辱國且日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爲此必遺笑萬世矣于是爭者並斤外而編修銓以鼓衆劫持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鉉銓書于木朝士陳綱中以啓事賀銓師古流袁州剛中謫安遠丞死焉故相提舉洞霄宮李綱大將韓世忠皆疏爭世忠言金以劉豫相待義當與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獨當之皆不省而下詔言金盡割河南陝西故地歸國又許還梓宮及太后諭中外然其時爭者亦獨言虜謬爲和以欺我和終不可成梓宮終

不可復太后終不可得歸而不知金憚中國將武臣力實欲和而倫實得其要領以來也始與檜議時猶欲以中原地與齊爲北人還北及豫敗郟知中國難制欲盡舉而委之至是金使歸見舉朝交爭得所鉉編修銓封事讀之歎以爲國有人焉未易輕也于是和益決許歸東西南三京壽春府亳州曹州等州及陝西京西諸州地以爲和九年春以金和肆青命王倫爲交割地界使詣金遣周聿宣諭陝西方廷實宣諭三京史館修撰范如圭入對言兩京版圖旣歸矣



古今通平卷  
卷三十一  
九廟八陵咫尺在望而祠告之使未遣其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判宗正事士儂兵侍郎張燾詣河南告祠修葺士儂出蔡穎百姓夾道迎且喜且泣曰不圖今日復爲宋民爭導入栢城時自永昌陵而下皆發掘士儂燾歷榛莽隨宜葺治還帝問諸陵何似燾不對但垂涕言萬世不可忘此讐檜患之出知成都而士儂封延安郡王于是和議大定群臣加爵賞有差明年金撻懶與蒲盧虎謀反皆伏誅于是兀木以二人者陰與宋結主

割地誤國也排之且欲以伐宋爲已功遂盡背前議拘王倫河間倫不屈死而副使還責歲幣責奉正朔責更誓命而軍分道入寇陷前所歸河陝州郡師驟發遠近震恐檜以其言不讐乃大懼意帝必且召故相張浚遣其黨馮檝嘗帝意帝中檜夙昔言深怒浚勃然曰寧覆國決不用此人檜乃大喜已又遣其黨參政王次翁說帝言曩國是無主事小變則更用他相又變又復更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已歷歲月紛紛不能定願深以爲戒帝深然之于是眷倚檜不



衰檜乃上疏言德無常師王善爲師臣昨見捷懶王  
割地講和之議甚堅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木  
旣戕捷懶事幾已變顧陛下至江上督六師親征時  
兀木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  
寇東京畱守孟庾南京畱守路允迪以城降權西京  
畱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陷撒離喝入同州  
趨永興軍遂進據鳳翔四川權宣撫胡世將在河池  
倉卒召請諸將議孫渥言河池不可守必退師吳璘  
厲聲折之曰渥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

敵世將指所居帳曰吾必死于此遣諸帥據渭南要  
害金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撒離喝使鶻眼  
郎君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又進  
拔虜所築三城獲其戍將撒離喝自以師來戰百通  
坊又大敗而金困于隴方金歸東京時詔護軍劉錡  
充東京副畱守將所部軍攜孥行自臨安涉江絕淮  
抵渦口方食忽暴風拔所坐者幄錡曰此賊兆也王  
暴兵卽下令兼程前已聞金敗盟南下乃舍舟遵陸  
抵順昌諜者言東京已降金不守矣順昌守陳規入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問計錡曰君城有糧否有之吾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歛兵入城爲守禦計部將請以步騎遮老稚順流還江南以精銳爲殿宜可達部將許夜又清者奮呼曰太尉奉命守留京軍士扶老稚而來避南走棄父母妻子則不忍俱行則難達敵躡而從將于何避之不如戰也錡大喜曰信吾本赴官東京陷而吾全軍乃在此則天也今有城可守糧可食奈何去之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寘家寺中門積薪設守曰脫不利卽燔吾家于是士咸奮爲戰守

備婦人礪刀劍爭呼躍願死敵時守備闕然錡取車輪轅埋城上撤民戶扉周蔽之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而清野以待敵凡六日粗畢而金游騎已涉潁抵城下矣擒敵將詰之云韓將軍營沙窩距城三十里而軍錡夜遣千餘人擊殺之厥明金烏祿以兵三萬與僞龍虎大王者合進薄城錡大開諸門延之虜疑不敢近許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射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而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自城垣門射之射命中敵小却則以步騎蹙諸河破



其鐵騎數千金氣奪乃移砦東林去城二十里錡募壯士五百薄募斫其營金復却復夜募百人往斫之請銜枚錡笑曰無以爲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抵金營是夕天欲雨電光燁燁見辨髮者輒殲之電止則匿不動敵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卽聚金人益不測于是終夜自相擊積屍盈野明日退軍老婆孿于是諸將言今戰屢捷而衆寡不敵宜乘勢具舟楫南歸無遺大敵禽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用况敵氣已挫軍勢稍振何謂

去乎規已分必死軍有進無退也錡曰府公文人猶誓以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近兀木非久必且至軍一動卽蹂藉死耳死不足惜而敵侵軼兩淮震驚宮闕如誤國事何吾必死于此衆乃頓首曰惟太尉命時兀木將十萬衆軍東京矣聞順昌失利大恚卽索靴上馬麾所部畢從過淮寧救宿畱治攻具備糧糗獲錡所遣者謀問帥何如人謀如錡夙戒曰太平邊帥子耳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因令守東京幾母生事兀木喜置鴛車砲諸攻具不用而械二人者以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歸人各以文書一卷繫械端。錡懼惑軍心，立焚之。于是兀木不七日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行自見。兀木不信，曰：『彼邊帥子喜聲，伎何知兵？』會錡使約戰，兀木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視順昌城，直用靴尖趯倒耳。』使者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以濟師。濟而戰，能否可決也。』兀木喜笑，曰：『諾。』乃下命，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而潛遣人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

河飲。飲者斲虜旣陳，衆請先擊其韓將軍者。軍錡曰：「擊韓雖利，然兀木長勝，兵力乃全，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木。兀木破韓，不戰走矣。時天大暑，敵遠來不解甲者，七晝夜，憊矣。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坐餽如平時。敵晨氣盛，錡按兵不動。比午，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輒病，益困乏。逮未申，閻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銳斧犯之。統制趙樽、韓直被數矢血戰，戰疾，力士殊死鬪，敵所爲柺子、馬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錡引卒入陷陳，縱刀



斧亂斫之敵大敗走委車旗器甲如阜是夕平地水深者丈餘兀木拔營遁還汴不敢復窺淮初河北軍有告官軍曰我輩故左獲軍也無鬪志可殺者兩翼楞子馬爾故疾力專擊之而勝捷聞授武泰軍節度使進宣撫判官是役也錡兵不盈三萬出戰僅五千人敵十萬衆以敗衄營中終夜有聲城中肅然卽鷄犬無聲也又以逸待勞故勝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捐燕以南棄之而師命不繼可惜也哉先是金歸河南地

時宣撫使飛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飾士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貽敵人笑帝溫詔慰諭已金敗盟南下攻世毫來告急帝手札趨飛往援日設施之方一以委卿于是飛部分諸將所從入命牛臯繇汝穎李寶自光蔡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規河東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自以其軍長驅向中原伐金于是兀木議以爲諸將獨飛不可當欲糾合精銳誘致飛必殺之于是召所名健鬪僞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等兵逼鄆城初



兀木以勁軍被重鎧而爲索貫三人馬爲聯令不得獨進退而致死號楞子馬所至莫能當至是以萬五千騎來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斬汝矣而令士卒率以麻札刀入陷陣曰勿仰視第斫其馬足戰既合卒縱楞子一馬仆二馬攣不能行奮擊大破之兀木拊膺大慟曰吾自海上起兵定中原獨以楞子馬決勝今已矣大恚恨復益兵以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前覘敵遇之卽前奮斬其將已戰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必速往旣而敵

果至雲以八百騎挺戰又敗之與所集大師鏖戰戰疾力大敗之兀木遁還汴飛進抵朱仙鎮距汴京四十里而軍檄陵臺令瞻掃諸陵葺治之于是山砦諸豪傑爲朝廷守者皆自拔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具得其要害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官軍會所揭旗皆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餉軍頂盆焚香候師者載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黠亦不能制其下第諭之日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耳金將來降者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踵至飛大喜謂諸將曰金破必矣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兀木連破屺憚中國甚又悔已爲兵端業欲和以莫將久留金縱之歸潛以書與檜令至和檜度帝意惟怯顧和遂甘心爲兀木間于是諷臺臣請召諸將班師而令金南侵淮西陷金商以脅和臺臣請召岳飛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棄輜重而北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可再機難輕失幸上裁決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撤張浚楊沂中等軍而楊言飛孤軍不可留乞班師至一日遣十二金字牌趣

之還飛憤恹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班師民遮馬慟哭曰我等載香盆運糧迎官軍金人具知之向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泣不自勝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也哭聲震野飛留五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飛旣歸所得州縣旋復爲金有乃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自廬入覲帝問之第拜謝謝無功而已初兀木爲飛所困欲簽軍河北以抗飛無一人應者乃慟哭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請留者曰太子無走岳少保且退矣



兀木叱日去岳少保以五千騎破吾五十萬師汴人  
日夜望其來何謂退也生日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  
大將能立功名于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何功之有  
兀木悟乃畱不去十一年兀木脅和陷壽春渡淮入  
廬州詔諸將往援王德復和州邵隆復商州楊沂中  
劉錡復廬州復奉詔班師而廢于是檜陰設間爲帝  
言金不足患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帥皆握重兵分  
鎮植根固後且難制此國之大患飛奉詔救淮遷延  
不肯行帝至降玉札敦諭乃移軍世忠較有告其陰

事乃上書索較必得之此何可使哉帝意疑多忌以  
爲然乃用其黨王次翁計以諸將連捷召並赴行在  
論功賞豐宴犒待之世忠俊先至飛後待之者七日  
至乃除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諸禮恩賜自倍然實  
奪之權三宣撫司皆罷所部兵悉隸御前營已又加  
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王德清遠軍節度使罷其軍  
已又罷淮西宣府判官劉錡于是中國之武衛盡撤  
初飛以恢復爲已任檜逐相鼎飛對客太息讀檜奏  
惠日君臣大倫根于天性豈以大臣而忍爲面諛耶



檜聞深銜之而兀木恨飛甚遺檜書曰必殺飛和乃可成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竟甘心飛而和乃堅定嗚呼國有虎臣敵國之讐而固社稷之衛也有之可以戰可以守而亦可以和令微韓岳劉吳卽身航海祈請求延宗祀豈可得哉乃檜媚嫉以惡之翦國之衛報敵之讐斲喪其戰守之具以爲和謂檜爲女真內間也諒矣先是金國書每許歸地而持梓宮太后事不發啗中國邀之至是乃遣使與魏良臣偕來許歸梓宮太后獨更前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

及陝西餘地增歲幣銀絹各二十萬于是帝謂虜使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故屈已請和今信誓獨明言歸我梓宮太后足矣不然朕不憚用兵命何鑄以發書樞密院事奉表以稱臣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言慈親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于是金許歸三梓宮及太后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宮已太后至帝迎謁臨平見后相抱持而哭哀動



古今通纂卷三十一  
左右至臨安奉居慈寧宮而淵聖在金帝恐得歸勢  
兩大不復有所請奉迎意矣大赦封秦檜太師魏國  
公于是檜倚金虜自固權重于天子天子不能制續  
紳荼毒彌慘矣至二十四年檜死而沈該万侯鹵湯  
思退之倫相繼秉國祖持和議根固波漫當是時金  
完顏亮已弑其主亶自帝爲淫虐嗜兵矣東平進士  
梁勛言金必叛盟宜爲備帝怒曰講和本朕志自斷  
檜獨能贊之成何得以檜亡故橫議耶竄遠州國子  
司業黃中使還言金人治汴京臣見其營表宮寢府

寺畢備此必欲徙都徙都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及  
境矣宜早備思退怒謫官禮侍郎孫道夫使還言金  
詰中國失禮語甚厲計必且稱兵帝始詫曰朝廷待  
之厚彼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  
欲興兵豈問名哉該思退怒貶綿州前張浚時起判  
洪州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秦檜敗壞邊  
備蕩弛又聞金亮暴恣勢必復用兵自以嘗爲大臣  
當同國休戚乃䟽言自昔聖賢亦嘗用和爲生利天  
下之大權矣湯事葛而終以滅葛文王事昆夷而終



制昆夷○彼皆翕之于始○而張之于終○汲汲乎修德紀政○以生利爲心○而未嘗以和爲可恃也○惟石晉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未嘗不以養兵息民觀釁而動爲說○然夷考其所爲賞罰無章○設施繆戾○權移于下○政私于上○一時用事之臣○厚賦歛○果誅戮○播毒于百姓○而契丹凌侮日甚○後嗣不勝其忿起而圖之○數萬之師○無一夫北向○發一矢爲用者○遂以破滅○至于今○爲天下嗤笑○我祖宗時○與虜通和○勢敵力均○而國家取兵于西北○取財于東南○文武之才○兼收並用于

天下○得以持久○然靖康之變○亘古未有論者○猶恨夫恃和爲安○而不顧其難矣○今天下幾何○譬則中人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以伺吾隙○陛下獨以太母爲重○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而以和爲之權用事之臣○乃肆意縱欲○剪除忠良○以聽命于虜○而陰畜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于異已之去○分引黨與○布列要地○聚斂珍寶○以厚其私室○坐失事幾者二十年○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下至田夫野老○亦莫不舉首加額○以其違天背人不忠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于君而重惡之也。今事勢極矣。後此數年。民力益殫。財用益乏。健卒益老。忠臣烈將淪沒。益盡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願鑿石晉之敗。法商湯周文之德。而用勾踐臥薪嘗膽之心。以保圖社稷。幸甚。該思退。離大。怒諷臺諫。論劾復勒還永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殺宋宗室之在國者百三十餘人。遣使發嫚語爲兵端。嘗密遣畫工于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宮館爲屏。而圖已之像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以示必滅宋之意。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

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總之。命其后徒單氏及僞太子光英者居守。命完顏鄭家將水軍繇海道趨臨安。而自將軍六十萬號百萬。自清河口入淮中。外大震。帝內顧諸宿將無在者。邊備蕩弛。士利兵頓。驚惶失措。相陳康伯言。虜違天背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決。是且將自焚。况彼曲而我奮。惟陛下及其鋒而用之。士氣自備。虜無足憂者。于是召故相浚。判建康。詔故帥劉錡。制置淮東浙西軍。命三衙大帥楊存中等及侍從臺諫于都堂議兵。康伯專旨曰。今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先因草檄諭六軍軍士爭奮願北首死敵思退該勸帝幸閩蜀康伯力沮之一日驟降手詔放百官康伯焚詔附中使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不可乃決策親征時虜起倉卒朝議洵洵朝列多津遣其家屬歸藉者康伯獨迎其家來與同難帝召楊存中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意氣自若帝聞之稍寬諸羽書警奏應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得展盡底蘊人恃以安先是禮侍郎虞允文以工尚書使金見金方運糧造舟度勢必南牧

請申警淮海之備不聽除直學士院及敗盟揚言出襄漢詔成閔制置湖湘允文曰敵必規行都獨爲虛聲垂我分我兵今宜急備淮不聽亮至汴允文復言日閔不宜遣而遣今約程尚在江池間急宣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于前江池之軍援于後固可防襄漢若出淮則池軍出居巢江軍出無爲又可爲淮援是一軍而兩用之也又不聽而亮果自渦口渡淮先是制置使劉錡防淮東王權防淮西會錡以疾病不能軍還鎮江權棄



古今通平畧 卷三十一  
廬和道詔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將而允文以督府參謀官奉命趨顯忠赴軍且犒師比至江亮已悉大軍臨采石欲渡矣築高臺臨江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居坐其下謀者言日之夕刑白馬祭天與衆盟以厥明祭江約晨炊玉麟堂矣先濟者重賞時敵兵號四十萬我師僅萬餘甲士解鞍束甲坐采石道旁權旣去顯忠未來無主者允文至謂坐待顯忠則誤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日金帛誥命皆在此有功者賞皆應日諾請效死或危之日公受命督

戰他人壞之公顧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日敵過江社稷危在旦夕吾安所避咎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一駐中流二並東西岸行藏精兵以待戰又二藏洲汊備不測部分甫畢敵舟數百艘絕江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矣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後撫時俊背日汝膽畧聞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日暮未退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令從山後轉出敵後敵疑伏兵起大駭遁允文令勁弩追射大敗之允文夜犒士謂之



日敵明必復來然喪氣可擊也夜半部分海舟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敵果至復夾擊大破之焚其舟三百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顯忠也顧一戰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趨瓜州是役也微允文于捨攘呼吸間以其身抗難幾殆哉時亮所遣者舟師出海口泊陳家島都統制李寶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逆擊之與虜舟相距咫尺時北風大作不利南寶禱于

石臼忽神氣自拖樓來聲如鐘風遂南衆大喜氣自倍各操刀弩待戰虜操舟皆中原遺民恐虜見則給虜兵入舟中使意解而寶風駛舟疾碎薄之鼓聲雷動海波起立虜大驚方掣碇舉帆而帆皆細纒相揉聚一隅窘束不得展寶以火箭射之烟焰頓發頃刻延燒者數百艘火所不及者欲前鬪寶叱壯士躍入舟以短兵擊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獲統軍符印及器械糧餉以萬計餘不能舉者畢焚之火不滅者四晝夜亮舟師盡焉初亮以江南故脆柔易折而



已擁強兵百萬以爲宋可平吞也。旣扼采石不得渡，而舟師又大艱，則大懼，恨趨揚州。時虜屯重軍，除河造三閘，儲水深數尺，又塞瓜州口。楊存中成閘，邵宏淵諸軍集京口，按之衆不下二十萬，而海船不滿百。弋船半之，允文曰：「江遇風必使弋船無風，使戰艦戰艦少不足用，急聚材治鐵，修馬船爲戰艦，且檄平江令以江舟來濟師。」舟旣具，亮至瓜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視之，命戰士踏車船，回轉周金山者三如飛。鳥翔敵相顧，貽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前跪言：「南軍

也。未可輕亮，怒杖五十，還揚州。當是時，金葛王烏祿已卽位，遼陽改元肆赦矣。亮聞大驚，悞謀還汴。李通曰：「不可。今深入敵境，聞內變，遽還，衆散于前，敵乘于後，危道也。」卽畱兵渡江，而大駕北。諸將亦且解體，今獨宜遣燕以北，及遼陽諸軍，健鬪者畢渡江，而歛舟焚之，以絕其歸望。然後陛下以其間還汴，庶江南有定。而遼陽亦指日誅矣。」亮曰：「善。」乃駐瓜州，勒諸將三日必濟江，不者盡殺之。軍士多亡去，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猛安，猛安亡者殺總



管諸皆虜較名又令運鴉鵲船于瓜州期必濟繇是  
軍中人自危思亂夜相與訟言前渡淮者成擒矣今  
江卒未易渡卽渡江無爲也聞遼陽新天子卽位有  
君矣不若相與行大事然後與吾衆北還黎明薄亮  
營亮聞亂意宋兵猝至攬衣起箭人帳中取視之愕  
然曰我兵也左右曰避避亮曰避將焉往方取弓中  
飛矢仆地衆從入刃之手足猶動繫而燔之收其妃  
嬪及謀臣通等皆殺之是日急使人還殺僞太子光  
英于汴退軍三十里請輸平始亮之南也憚制置使

錡必生致用之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死時宿將皆  
死枚舉南朝諸將問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  
錡無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蓋爲敵所憚如此錡建  
大將旗鼓至揚州軍容肅然觀者歎息駐清河扼師  
會疾病而部將王權違節制棄廬州大恨之適虞允  
文破虜采石來入問疾錡慷慨執允文手拊膺流涕  
曰疾何必問但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乃屬公儒  
生愧死無地矣無何卒錡在揚州遣善汨者鑿沉其  
糧運晝燔城外居民屋虜無所棲息虜所過大木上



輒白書完顏亮死于此金主意多忌見而惡之遂屯  
 龜山人衆不可容致大變亦其功云時故相浚在潭  
 州召判建康浚即日行有人士自江東來者言虜方  
 焚采石烟焰漲天江中無行舟宜少需毋進浚愀然  
 曰浚被命攜二子來赴君父之急今直前來乘輿所  
 在耳獨以小舟下遇大風幾殆過池陽聞采石捷李  
 顯忠已將兵屯江上矣即渡江勞師激賞之一軍見  
 浚至皆喜以爲從天而下也驩呼增氣浚至建康請  
 臨幸帝至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皆以手加額喜其

復用而悲其久處瘴癘形容之瘠也當是時金烏祿  
 改名雍即位大赦散南征之衆遣使來聘告即位欲  
 用舊禮受國書相康伯不可邀宰相代受書又不可  
 遣館伴使直前取書上而工侍郎張闡請嚴遣使正  
 書儀於是遣洪邁報聘始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言  
 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時汛掃祠祭也心痛之  
 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者復屈已何憾蓋意終憚兵  
 會金主仁明急內治帝亦內禪竟成和而定孝宗受  
 禪慨然有匡復之志賜手書召前相浚入朝咨謨畫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至引見帝改容慰薦日聞公名久今朝廷所怙恃惟  
公賜坐已縱問浚見帝英武語兩宮北狩八陵廢隔  
兆民塗炭卽痛憤見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堅圖  
恢復加少傅封魏國公除江淮東西路宣撫使而參  
政浩以潛邸直講得政自請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  
淮守江是示敵以弱急戰守者之氣也請城泗州浩  
不悅遂隙督府措置輒從中沮撓海州之捷抑其賞  
不行浚議招山東淮北人給廬舍給牛種營田淮右  
壯軍實繫中原人心而浩言糧饟不給不當廣招納

自困浚請帝幸建康而浩持蹕臨安爲便安浚以淮  
北廣漠餉不繼坐困也規東屯田盱眙楚泗扼清河  
西屯田豫壽扼渦潁又多募舟船于東海規燕薊而  
浩以縻國帑令罷遣浚上書爭曰國家南渡來兵勢  
單弱賴陝西及山東北人不忘本朝衆歸附而始強  
諸良將精兵往往皆時之歸正人也以能扞敵力戰  
者三十餘年一旦絕之卽中原之人心盡失人心旣  
失變爲寇讐將內爲虜用外爲我寇害豈有極哉又  
渡淮自歸者旣絕彼之動息我何自知我之間諜于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何從遣夫中原之人本吾赤子陷虜望歸譬亡子之  
在道路一旦得脫身而來冀獲安全而爲父母者拒  
戶棄絕使不得衣食如情理何是棄民也且自用兵  
來大軍以奔命疾疫死亡十四五陛下命諸將招募  
以充若淮北人不至卽募止江浙異時招江浙人一  
卒之費歲不下百緡而柔脆不任戰將軍旅日削大  
事去矣帝感悟得不罷已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  
及浚子杅赴行在計事帝見俊卿等問俊飲食顏貌  
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對近臣言稱魏

公不名蓋信倚如此時尚書允文宣諭川陝與大將  
吳璘議經畧中原而浩建議言德順地阻遠難守棄  
之便允文疏爭曰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三路新復  
州郡又繫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西和成潛窺  
蜀之路愈多矣浩持不聽于是德順棄而秦鳳熙河  
永興三路新復州軍皆陷允文還入對以笏畫地極  
陳其利害甚辨帝太息曰此史浩誤朕也于是罷浩  
相而倚浚益堅當是時帝新卽位諸宿將已盡無卓  
然任戰者又金主賢政修明國無釁而浚銳意圖恢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復好先用罔有雄志而短于知人。又欲及金未發先  
攻之。于是詔出師而三省樞密院皆不豫聞。欲阻其  
成。浩激相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師出，不知安用  
彼相康伯稱病去。會顯忠宏淵亦獻禱虹縣靈壁之  
策。帝命先圖二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  
泗州趨虹縣。于是顯忠自濠梁渡淮至健溝。金右翼  
都統蕭琦用柺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  
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  
踵。宏淵圖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

守將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  
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繇是二將不協。未幾蕭  
琦復降于顯忠。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  
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  
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  
忠引麾下楊椿等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  
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港戰。又斬獲數千人。  
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  
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而宏淵欲發倉庫



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  
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金統  
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  
撒自汴率步騎十萬復來攻顯忠請宏淵併力夾擊  
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  
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先是浚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  
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于是悉無體  
統矣宏淵又耻前功不自己出及是役固利顯忠敗  
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披

甲苦戰乎人心遂播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  
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忱恪以所部兵  
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等以顯忠宏  
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  
敵始過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  
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  
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餘萬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  
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  
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



古今通考卷三十一  
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  
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後以劉寶爲鎮江諸軍統制  
遂還揚州上疏自劾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士大  
夫主和者皆議張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  
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復召浚子栻入奏  
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  
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擊肘陛下將安用之  
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仕之  
章日上朕決不許已而以湯思退同平章事思退力

王和議金統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  
地及歲幣帝以書示督府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  
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得休息爲  
自治之計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  
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  
宜應之乃遣盧仲賢報書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許  
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  
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  
四州地三欲歲幣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各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初王之望爲都督府參贊入朝爲帝言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不能絕淮而北猶敵之不能越江而南也獨移攻戰之力以自守則固自守固然後可隨幾變制之思退悅其言奏遣之望復如金議和浚發憤上書言自秦檜王和懷逆成金亮之禍而大罪未正故使其黨得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得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命已下

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者之心人心既失如水一覆不可復收臣竊憂之且請帝幸建康圖進取帝乃詔之望等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如金師諭四州不可割之意昉至金而執詔王之望以幣還謂浚日和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思退爲奏以危言播之且請宗社大計奏稟上皇然後行帝怒批牘尾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慚忿而忌浚益深已浚以右相復開府出督遣魏勝守海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陳敏守泗州。招依山東淮北歸正人。實建康鎮江南軍。凡萬二千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實萬勝營。又萬餘人。治高郵。巢縣兩城。修滁州。闕增江淮戰艦。集水軍。淮陰馬步軍。壽春爲防守。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爲積水櫃。深之。諸戰守。備益設。于是淮北來歸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援。金懼。撤兵退。而思退陰謀。必逐浚。以帝眷浚者。倚浚終可任。恢復而兩淮備禦爲足恃也。令之望過淮。卽驛奏兵。

少糧乏盛。毀兩淮諸守備。爲無實。委四萬衆守泗州。爲非計。正言檣木以諂龍大淵。得進。又仲賢。婁黨。因詆浚。跋扈費國。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搥之。錢端禮宣諭兩淮。卽疏言。兩淮各守備。守未必備。各治兵。兵未必精。帝不能無惑。而浚留平江。八疏乞骸骨。乃判福州。旣去。思退急和成。罷築壽春城。散萬勝營兵。輟修海船。毀折積水櫃。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凡浚所經畫備禦者。畢罷。而諷尹穡言。乞置獄。逮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示必和。擢穡諫議大夫。而國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是大變已帝遣思退督江淮思退怯當難又恐去帝左右事中變辭不行而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協和金僕散忠議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攻楚州魏勝戰死楚州陷金入濠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朝議欲舍淮保江都督楊存中持不可乃已于是言者論思退主和撤備之罪落職竄永州太學生張覲等伏闕上書論思退之望稽姦邪誤國及鈎致敵人罪乞斬以謝天下思退聞憂悸道死于是帝召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簽書樞密院事欲復有爲

而魏杞至自金正敵國禮損歲幣訂不還歸正人報和矣初僕散忠議執胡昉以書進金主金主雍仁怒意兼愛南北欲寢兵覽書曰行人何罪卽遣還令諭中國以善意而令元帥府邊事從宜措畫詔遣宗正少卿魏杞復使金帝面諭之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正名謂不稱臣稱叔侄也杞呈所條十七事擬問對以上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命出疆豈敢不免虜萬一無厭顧速加兵帝善之杞行次盱眙僕散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來之意求觀國書。祀日書御封也。見國主當廷授。不可開忠義疑國書。不如式不聽行。久之乃得行。既至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賜祀去大字。祀不可見。金主具言。今天子神武才傑奮起。人有敵愾心。北朝用兵。何能保必勝。所爲欲和者。以兩國各懲其忿。保宥其赤子也。和則兩國共其福。戰則兩國共其禍。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許不發歸正人。許不稱臣。稱叔侄。而命元帥府罷兵。分戍卒。正敵國。而還帝性。本英武。沮于群議。而講和。然中介然以復讐。

爲心。修建康行宮。汰冗兵。置制國用司。以宰相兼領。措置兩淮營田。詔訓習水軍。而宮中臺苑未嘗一修。葺上皇過宮。每徘徊瞻視。爲興歎也。宣撫吳璘卒于蜀。帝重蜀。輟知樞密院。允文出撫蜀。御正殿宴遣之。且親書九事以戒。令建節以出。每大閱。常親御甲冑。習騎射。嘗射弩傷目。不視朝。相俊卿進曰。陛下未忘騎射者。志恢復也。然誠任智謀之士。爲腹心。任雄武之將。爲爪牙。明賞罰。以作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于尊俎之間。而敵人逡巡震疊于千。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萬里之外豈必馳射于百步之內爲快哉帝深納之  
甫定和相允文白遣使如金求鞏洛山陵相俊卿爭  
之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甚幸然事須萬全今  
和甫成而忽生事端失所圖將爲敵國笑臣不敢阿  
意帝不聽出判福州使金不得請覆以渝信誓歸過  
使再往金主謂之曰今少主旅視在此未葬也汝國  
棄不請顧請鞏洛山陵乎誠不請朕當爲爾國葬之  
于是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以一品禮中國自屈先  
是起居郎張栻入朝帝以其爲魏公浚子主恢復也

謂之曰卿比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饑  
饉連年盜賊四起可乘也栻對曰金人之事臣雖未  
知○境○內○之○事○臣○實○知○之○帝○問○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  
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  
不○足○信○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未○足○以○圖○之○也○帝○爲  
默○然○栻○出○奏○劄○讀○之○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  
至○痛○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  
卑○辭○厚○禮○以○求○于○彼○于○大○義○固○已○未○盡○而○論○者○猶○以  
爲○憂○則○淺○陋○畏○怯○固○已○甚○矣○然○竊○揆○其○意○或○亦○見○我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于○  
早○見○豫○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但○當○下○哀○  
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  
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不○溺○其○文○使○  
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耀○而○  
爭○効○矣○帝○歎○息○褒○諭○以○爲○前○此○未○始○聞○也○以○栻○劄○宣○  
示○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美○芹○十○論○畧○曰○今○日○之○  
勢○朝○廷○一○于○持○重○以○爲○成○謀○虜○人○利○于○嘗○試○以○爲○得○  
計○故○和○戰○之○權○常○出○于○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

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  
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  
和○詭○譎○徂○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甫○有○生○  
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旣○和○之○  
後○投○間○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  
可○保○之○爲○害○而○不○悟○夫○和○不○可○恃○爲○膏○肓○之○大○病○亟○  
遂○辭○舌○以○爲○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  
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  
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夫○用○兵○之○道○



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于形眩于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大小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巖巖可畏之形而無矢石必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爲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亦東薄于海西抵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

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簽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靳恩于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歛之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慮而臣獨以爲不足恤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爲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巴反于遼開趙反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反于燕其餘紛紛所在而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能養士。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虜政靡而官吏橫。常賦供意。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日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罄于槌剝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

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于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脇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况虜廷今用事之人。雜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朮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弒成風。如聞僞許王以庶長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于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爲。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



抑聞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為必勝而能謀為不可  
 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  
 亦志于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于中而勝敗之  
 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張虛聲以耀我  
 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  
 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  
 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嘗為  
 必戰之待寓勝于戰未勝而嘗有必勝之理彼誠虛

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  
 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為吾亂則固神閒  
 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  
 猶是南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趨哉虜人情偽臣  
 嘗熟論之矣譬如獐狗焉心不肯自閑擊之則吠吠  
 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我者忌我也馴我  
 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  
 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  
 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木之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皆習兵  
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  
而求戰者計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常慮  
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弒亮常懼吾有問罪  
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  
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  
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  
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  
使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悟

有班師之失無意于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  
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于我也今  
日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三必欲嘗試何  
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  
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  
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旣得之彼用  
師三年而無成則吾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  
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  
之士脆腕于其前令之雖不得從從之未必不反此



古今通纂卷三十一  
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其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鳩。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于我。况今公海造

艦。公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于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劫于積威之後。不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推項藉之亡秦而猥以蔡謨之論晉者以藉口是猶  
懷千金之璧不能幹營低昂而搖尾于販夫懲蝮蛇  
之毒不能詳覈直僞而禡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願  
姑以光復舊物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自卑精心強力  
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  
爲之惑則臣固當爲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  
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  
豐耗士卒之強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  
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願

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  
發者一日絕歲幣二日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  
以緡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爲生靈社稷計  
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爲二百餘萬緡惜也錢  
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  
以爲是數百里之遠而遽有強弱之辨哉臣不爲數  
百里計也然而絕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  
則中原未可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  
是爲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驩○好○于○金○帛○  
之○間○立○國○則○借○形○勢○于○湖○山○之○險○望○實○俱○喪○莫○此○爲○  
甚○使○吾○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  
以○爲○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  
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  
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爲○朝○廷○置○我○于○  
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  
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斃○爲○吾○嚮○應○者○它○日○

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爲○吾○  
患○今○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戰○天○下○有○戰○形○矣○  
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  
間○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  
爲○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  
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  
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  
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  
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城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爲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爲○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爲○得○均○之○不○免○于○戰○莫○若○先○出○兵

以戰人之地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繇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山東號爲簡畧且其地于燕爲近



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謀其營則士卒無鬪心故兵出沐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于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爲甚深備之爲甚密可因其重大爲之名以信之多爲旌旗金鼓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

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于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于屯守矣山東城虛盜賊必起吾誘群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  
郊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爲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  
休士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  
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  
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  
諸國如窩幹鷓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  
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  
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爲正而  
以山東爲奇奇者以強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

強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  
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  
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  
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陣間耳臣  
以爲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  
驅堅悉銳繇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爲恢復之謀則吾  
兵爲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  
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  
南絕大河下燕冀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之將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雖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然當時惟以正敵國爲講和之美圖恢復雪耻置之不問遣使通賀往來不絕豈不深可歎哉若孝宗者難免莊公之責矣寧宗開禧元年韓侂胄頡政金爲蒙古所蹙北鄙阻鞞等部歲擾之兵圯財匱而群盜蠡起蘇師且者故平江兵馬幹轄也侂胄知平江時悅之用爲腹心及是樞密都承旨獻計言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侂胄聞之則曰莫如恢復

于是聚財募士規蹙金而恢復之議起會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幸招納而安撫使辛棄疾入見帝言金必且亡顧飭兵以待變當是時南北和好者四十年武備剋圯賢士大夫忠力者盡屏棄諸頑頓嗜利之人逢侂胄致位者實恇怯不任兵吳挺子曦以世守蜀有功爲藩屏而身畱行都不得意賂侂胄請帥蜀自效侂胄喜許之知密院何澹持不可侂胄怒其持異也罷奉祠命許及之守金陵費士寅鎮興元皆懼辭不行遂皆罷錢象祖執用兵爲不可



以避事亦罷而肘腋盡散。翔國用司覈中外財賦為兵費。令陳白強主之。務培克而州縣騷動。遣將攻宿唐蔡州。皆敗。而金完顏匡出唐鄧。陷光化棘陽。破信陽圍。德安胡沙虎自清河渡淮。圍楚州。僕散揆出潁壽。陷安豐軍圍和州。紇石烈子仁出渦口。陷除入真州。程松為四川宣府使。東川軍屬焉。曦為副使。屯河池。西川軍屬焉。而命曦聽松節制。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反。不見也。松用西川軍千八百人。自衛。曦抽摘去。而松曹不悟。金攻鳳州。

召曦。援曦謬許之。而潛以階成和鳳獻金。以求封莫覺也。金師迫救不至。松惶懼。跳身走。自閬順流至重慶。書抵曦。求裝齋。東歸。曦匣封致之。松望見。大懼。疑其為劍也。亟逃走。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受之。喜過望。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而曦稱蜀王反。侂胄怒。竄松澧州。蘇師且以始謀。誤罷官。藉家竄韶州。初北伐。議起。工尚書傅伯成爭之。曰。今天下之勢。如漏舟百鏹。千孔。兢兢防危。然且懼沉覆。乃欲徼幸行險。圖昔人之所難乎。宜撫使丘宙曰。中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然猖非常之舉其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而勝負未可期脫其不捷則首事之禍孰爲任之侂胄意方銳不聽及是金攻淮南急詔以宥簽書樞密院事督江淮軍或勸宥棄廬和守江宥曰吾當與淮南同存亡益增兵守淮當時金苦軍國敝厭兵命其帥僕散揆者示通和端宥以聞侂胄方悔前謀聞之喜遣使報金許爲和時督帥宥以金指侂胄爲首謀請移書暫免繫銜侂胄怒罷之以張巖代帥而募可報金軍者或薦

方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之信孺曰開釁自我設金人問首謀當何以應之侂胄矍然無以應命假朝奉郎樞密院參謀持巖書以往示不遽出朝旨也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欲示強寘之獄露刃環守之絕薪水以五事要之信孺曰及俘歸幣可也縛首謀千古無之稱藩割地非臣子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傳至汴見金相完顏宗浩宗浩坐幄中左右陳兵夾凡待召見懾之堅以五事爲要信孺辨對不少屈金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不能難受報書需後議侂胄急和成以林拱辰爲通  
謝使與信孺持國書往許通謝錢百萬緡宗浩以中  
國惟怯可震也會蜀取大散關不成約而還侂胄以  
求和不得怒信孺使無當召問敵何言信孺言敵所  
欲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索犒軍錢三索歸正人  
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  
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放臨江軍已用史彌遠計殛  
殺侂胄函其首送金師易淮陝侵地金懸其首于通  
衢後漆之藏諸軍器庫遂罷兵遣使來歸大散關及

濠州和議復成

初蒙古奇渥温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阿蘭  
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秀  
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爲部居烏桓北  
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遼金  
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皆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  
塔兒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  
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  
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鐵木真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秦赤烏等敗去秦赤  
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幹難河帥  
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爲察兀悉魯猶中  
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  
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議伐乃蠻諸部悉  
潰鐵木真益以強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開禧  
二年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自號爲成吉思可汗  
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  
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

真聞而憾之嘉定三年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  
傳言當拜受蒙古怒遂與金絕金主乃命平章千家  
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虎以禦蒙古至烏沙堡未及  
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  
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古主  
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金  
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九斤萬奴等率兵號四  
十萬駐野孤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爲後繼遣麾下  
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之蒙古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蒙古遊奕至都城  
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  
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六年胡沙  
虎殺金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爲太師十月蒙古兵  
至懷來金將木虎高琪之敗績僵尸四十里高琪還  
兵遂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  
能入蒙古主乃畱將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  
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領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  
兵及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薄察軍合蒙

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繇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  
濱隸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  
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  
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繇  
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  
河山東數千里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  
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  
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蒙古主引歸出居  
庸闕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千萬皆殺之金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主以蒙古主和大赦其國乃議遷于汴中都益懼御  
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  
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霸州北大  
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聞之皆潰  
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  
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韃  
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  
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  
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

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  
便爲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  
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亦非我之福也今  
當乘虜之將亡亟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  
爲自安之計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  
立之本訓兵戎將帥繕城池飾戍守者自立之具  
以忍耻和戎爲福以自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縉  
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在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  
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  
爲志向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  
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  
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反覆  
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于是金復分道入寇  
然宋積弱金驟衰互有勝負不足數也十二年蒙古  
張柔侵金于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遂圍中山  
府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繇是深冀以北鎮定  
以東二十餘城望風降附宋遣使如蒙古通好十五

年金主詢卒子守緒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滅夏鉄  
木真凡在位二十二年卒後廟號太祖子窩濶台立  
真德秀上殿劄子曰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  
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隣亦必祖述女真已行  
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  
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  
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  
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  
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



古今通纂卷三十一  
口以開釁端。點虜之情必出于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曩者虜在燕幽。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詞。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廼使大宋臣子拜犬羊于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爲詞。而諉曰漕渠之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是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却。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爲盜賊戮之。焚之。召隣國之侮。開邊

鄙之際。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于此。其誤國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今庸人之論。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爲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偷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并。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往往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懸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或又以爲安邊所儲備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于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于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于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倘不思自強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國家平時不

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紹定四年。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秋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其後虜遂得藉口而釁啓矣。識者以爲基禍之始。至五年。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以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先是蒙古主鐵木  
真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  
河難以遠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  
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  
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戰破之必矣至是窩濶  
台卒用其計而宋不知蒙古猶女真之故智也六年  
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徽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  
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將戰死城遂降  
官軍駐于息州之南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

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抹撚兀典簽書樞密院學  
士魯中萎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  
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  
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  
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任代  
之已遣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  
負朕深矣朕自卽位以來邊臣有請西征者未嘗不  
切責之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帛爲贖朕若受財是  
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十人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以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于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金主拜天群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出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

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會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斷水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愈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咸奮，始有固志。端平元年，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鞞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連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



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省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勅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卿平日矯健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卽位時孟琪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兢起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

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陣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振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西門開孟琪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卽取寶玉置于幽蘭軒環之以革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爲吾不死于亂兵之手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從吾輩獨不能耶于是參政李木魯小婁室等及軍士五百人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莫  
未畢，城已陷。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琪，問金主  
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  
殺。金亡，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  
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琪等並益兵，飭備經理。  
屯田于唐鄧州，金抹撚兀典以息州來歸。蒙古兵追  
殺之，蒙古之心于是爲惡矣。彼豈能須臾忘宋而各  
保分境以相安于無事者哉！旣而趙范、趙蔡欲乘時  
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河之議，朝臣多以爲

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  
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  
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  
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  
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  
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  
害，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  
時汴京都尉李伯顏、李琦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  
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



策于是伯淵等誅崔立以汴降全子才次于汴趙葵  
自除州以淮西兵取泗州繇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  
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  
陽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  
鈐轄范用吉樊辛等提兵命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  
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彊分軍繼之各給五日糧趨洛  
陽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  
登城投降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遂引兵南下  
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

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  
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誼  
僅以身免于是在洛之師皆奪氣未幾蒙古兵至洛  
城下立柵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  
食敏子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又以史嵩  
之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  
又決黃河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范以入洛陽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  
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復敗詔葵子



古今治平略  
才削一秩措置營田邊備時喬行簡上言曰八陵有  
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  
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  
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  
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  
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  
敝凡幾今旣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  
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  
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

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  
自如欲行楮令則外出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  
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  
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  
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  
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  
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  
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  
所謂義民方憾于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



古今通纂卷三十一  
不愛其將較臨陣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于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遠欲驅之北鄉從事于鋒鏑忠義之心何繇而發况乎境內之民困于州縣之貪刻阨于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民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于外綴于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

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望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澗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能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馳驅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畱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數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卽可爲將接納降附  
卽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與師十萬日  
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餽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  
千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歲不知累幾子金而後可  
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  
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  
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向  
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  
旣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

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  
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繇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  
無盜賊邀取之患繇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  
一石亦恐未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  
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師亦恐無以爲策他日  
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  
願陛下堅持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帝嘉納之十  
二月蒙古使王檄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二年正月  
以程芾爲蒙古通好使報之自是而後蒙古數入寇



子才等棄師而遁江淮迄無寧日嗟乎終始誤宋以  
至于亡者和也然揆之以勢不當和于紹興之日而  
不得不和于端平之間始終敝宋而不可忘者讐也  
然揆之于事當仇于金之末世而不當讐于元之初  
興蓋金殘宋之社稷而攘其土地此與宋不共載天  
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材且金人新得中原而欲息  
兵于劉豫則機會可乘而國氣未竭此金之所以當  
讐而和之決不可講也端平之際通元人以取蔡差  
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地于金非得于宋也且其滅

國四十所向無前自夏及金勢如破竹而宋之兵殘  
將老趙蔡徐子敏皆襍線小才爲理宗計者量力自  
守不失事強順天之圖而內修戰備固襄淮收蜀漢  
依險圖存念亂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祧祀而  
猥聽浮言怒臂當轍致探虎口祧禍樹敵入洛未幾  
而南下之師已勞奔命矣奈之何其不底于亡哉開  
慶元年蒙古主蒙哥自將西入蜀命別將攻荆山李  
全子壇攻海州大弟忽必烈將大軍渡江圍鄂州又  
詔兀良合台以交廣師會鄂圍潭州中外大震敕諸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路出師禦蒙古出內府銀幣犒師以相大全壅蔽不  
時聞怒罷連窺斥之召吳潛相問策安出潛欲帝遠  
避請遷幸帝守靖康中死守盡心薄之間卿當如何  
潛失次對曰臣請以死守帝大恨嘻笑之曰卿欲爲  
張邦昌乎乃卽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  
以援鄂似道度不能抗禦乃密遣朱京如蒙古軍請  
稱臣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地爲界歲納銀幣二十  
萬以求成大弟初不許會蒙古主死合州大弟恐內  
變不得立而似道遣京適復至乃許京解鄂圍悉師

北去時事秘中外莫測也于是賈似道用劉整計命  
夏貴殺浮卒殿兵爲獻而露布言諸路大捷鄂圍解  
江漢肅清實宗社無疆之祐天子以元師之至也驟  
而似道定傾再造召入朝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  
事加少師封衛國公諸將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  
虎臣等各進官有差忽必烈立是爲元世祖始定都  
燕京而蒙古遣其翰林侍讀郝經充國信使來告卽  
位且徵前歲幣而似道方使其客撰福華編頌鄂功  
聞元使至恐諸稱臣割地納幣之謀泄乃拘之真州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經數上書于帝及執政論和戰利害請入見及歸國  
皆不報理宗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使來事體當議  
似道曰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  
來當令入見蒙古遣使詣淮東制置司問經等安在  
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界來詰復不報而似道方欲  
立威中外懼一時閩帥中不服乃遣官往諸鎮會邊  
實欲污蔑之以爲名于是制置使趙葵史巖之等坐  
侵盜掩匿各罷官償所侵又以攘功之謀出于劉整  
恐其泄亦以邊費糾之整訴于朝不得達遂以瀘州

叛降于蒙古○蒙古以爲夔路行省○繇是益得國事虛  
實而似道不以爲虞○整爲元畫以南重鎮在襄樊○襄  
樊破○浮漢入江○宋可平也○今鎮將呂文德貪可利誘  
請賂之○置榷場○置場築堡○襄樊可得也○乃遣文德玉  
帶請置場許之○則又言安豐等所置場爲盜掠顧聽  
築土塼護互市○文德初不許說之者曰榷場成亦我  
之利也○文德爲請又聽之○于是蒙古築堡于白河口  
時出兵哨襄樊○江漢之險實始與我共○文德淮安人  
魁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



而訪之直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因引爲帥  
云劉整又與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  
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  
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  
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  
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  
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  
包百丈楚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鹿  
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

必取襄陽之意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因曰  
誤國家事者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爲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  
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  
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顧無使聽命  
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之兵從  
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  
燕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總中  
外諸軍救襄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圖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咸淳八年至元九年正月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

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萃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于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潛于襄陽西北清泥河造輕舟百艘聯三舟爲一舫中一舟可載左右舟虛其底而覆之令蒙古見以謂覆舟不疑也購死士得襄陽郢山民兵健鬪敢死者三千人求將得張順張貴者二人厚賚禮遇之二人俱智勇冠軍素爲諸將士所憚服因用爲都統將以行軍中號貴曰矮張順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日竹園張二人下令曰此行誓必死敵無還心若曹  
非心矢死者宜亟去毋爲敗吾事皆應日諾于是人  
自奮厲會漢水生乘順流發舟稍進團山下越二日  
進次高頭港乃結方陳舟各熾炭置火鎗火炮巨斧  
勁弩以前夜漏下三刻乃起可出江以紅燈爲識貴  
爲首鋒將士卒前順殿之犯重圍至磨洪灘而上時  
元布舟蔽江面無間可得入順等斷鐵組攢楫者數  
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下城  
中援久絕聞順等至皆踴躍出外望勇氣百倍及收

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上被甲冑執弓矢直  
抵浮梁來者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矢氣勃勃如  
生存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歛葬之張貴入襄陽文煥  
固畱與共守貴恃其勇欲出擊蒙古軍還郢乃募士  
能伏水中數日不食者二人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  
求濟師時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撒星椿  
環之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卽斷之竟達郢還報  
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助夾擊期既定貴乃別文煥  
東下點視所部軍有帳前一人亡去者則嘗有過被



古今通纂卷三十一  
楚捷者也貴驚曰事泄矣宜亟行或彼未及知乃乘  
順流斷鎖破圍疾力進元兵辟易旣出險夜半天黑  
至小新城門忽列炬如白晝則阿木劉整帥戰艦前  
邀擊之也貴且戰且行至勾林灘望近龍尾洲見軍  
船旗幟紛披以爲郢兵來喜躍前進舉流星火視之  
艦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皆元兵也蓋文虎兵本無  
意戰前二日以風水驚自疑退三十里而軍矣又元  
兵得逃卒報先據洲以待貴殊不自意戰大困所部  
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支乃被執見阿木不屈

死阿木令卒四人昇貴尸至襄陽城下棄之呼曰識  
矮張都統否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  
貴屍附順冢葬立雙廟祀焉時夏漢水溢朝議請出  
師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軍鹿門阿  
木夾江東西爲伏以待之別遣一軍趨會丹灘犯其  
前文虎軍逆戰不利而虜師四合文虎驚夜遁去師  
遂潰臺臣請誅文虎以正法似道庇之奪一官總兵  
如故而罷督府庭芝以爲解蓋悖耄如此九年樊城  
陷而襄陽大困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守將呂文煥



一巡城輒南望慟哭而後下賈似道度不可掩乃屢上書請行邊而陰嗾臺諫陳堅等言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以爲然固畱之于是文煥援絕力屈而元主降詔招諭之遂出降事聞似道乃言于帝曰始臣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早聽臣出不至此今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軍氣勢將有大憂顧聽臣出得效死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詔中外臣僚陳控御

攻守之畧以上明年度宗崩子熈卽位是爲恭宗時元下詔數宋背盟執信使大舉入寇中外大震于是三學生及群僚咸頌言非師相親視師不可似道不得已開督府臨安猶顧望未敢行詔天下勤王軍畢給興覈貴戚釋道田以助之已聞劉整死喜曰天贊我也抽諸路精兵十有三萬以行金帛貨賄輜重舳舻百餘里相接也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關白乃後行次蕪湖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元人曰是好食言不許時似道命孫虎臣將精銳



軍池州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亘江中似道將後  
軍軍魯港貴常失利于鄂恐督府功臣討已罪又以  
虎臣新進出已上無鬪志元伯顏令軍中作大筏數  
十採薪芻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晝夜爲火備不虞  
戰伯顏忽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衝擊虎臣軍舉巨  
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乘風進薄之前  
鋒姜才方接戰而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跳身遁衆  
譴呼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  
似道船而過呼曰我師敗矣似道聞錯愕失措遽鳴

鉦收軍舳艫簸蕩乍作乍合阿朮以輕銳入擊軍大  
潰殺溺死者水爲赤軍資器械殆盡似道夜駐珠金  
沙召貴虎臣計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  
命者目貴也貴嘻笑曰吾血戰當之矣似道曰今計  
安出貴曰今諸軍膽落安敢戰師相惟入揚州招潰  
兵迎駕海上吾守死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  
臣單舸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下似道使人登岸揚  
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蓋是時呂文德  
子師夔以江州弟文虎以安慶叛降元矣于是鎮江



寧國降興江陰諸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州皆降元似道至楊檄列郡如海上迎駕而上書請遷太皇太后持不許殿帥韓震復爲請下公卿雜議相王燾不能難守靖康畫請堅蹕爲議上未下卽稱已不能與大計乞報政不待報而遁右丞相鑑亦遁初陳宜中以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似道軍潰堂吏自軍中得督府印以還宜中問似道安在吏曰不知宜中意其已死卽上書乞誅似道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得以一敗失待大臣之禮罷

爲體泉觀使除似道諸所爲虐民之政放還諸竄謫者當是時國勢岌岌王燾與陳宜中並相不相能留夢炎自湖南入覲燾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毋籍此違難以燾老爲平章軍國重事而宜中夢炎乃並相命總督張世傑軍吳門禦元而燾請二相以一人督師二相並開府臨安各督師實不出世傑以舟師及元戰焦山敗績燾復言曰吳門去京師咫尺臣豈不知而必爲此請者以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出督而後氣可振也今二相並開府



而六月之師不出督卽諸將孰統世傑以諸將心力不齊一而敗不知國家此時尚堪幾敗耶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以宜中故仇厲爲名高倚重之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疏其罪宜中因見糾爲各得遁去江西提刑文天祥勤王至臨安除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以宜中未還位未之遣久之宜中赴召至始得遣朝議擢呂師孟兵侍郎封呂文德和議郡王欲藉以求成天祥陛辭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必乞斬師孟以釁鼓作

士氣且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權一時雖足矯尾大之弊然國以積弱故敵至一州則州破至一縣則縣殘中原陸沈實繇于此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揚州地大力衆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將吾民之豪傑者伺間出其中庶敵可却也宜中以爲迂濶不報時元伯顏分兵三道右軍自建康出廣德趨獨松關左軍沿江並海道江陰趨澈浦華亭伯



顏將中軍趨常州水陸並進會臨安郡邑降破相繼  
 宜中獨理科舉明堂清士大夫陳乞差遣抑士人覬  
 覷恩例以為功元陷廣德軍始倉皇發臨安民年十  
 五以上皆為兵召文天祥平江謝枋得江西使入援  
 招呂師夔使行成元破獨松關臨安戒嚴時勤王師  
 尚三四十萬人淮東閩廣猶全境未沒文天祥與張  
 世傑議以為猶可以一戰戰而捷令諸路師截其後  
 國猶可及守也宜中白太皇降詔稱王師宜持重格  
 其議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

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未  
 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小○沮○之○則○主○兵○之  
 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已○益  
 急○乃○遣○標○岳○如○元○軍○求○稱○姪○納○幣○不○許○求○稱○孫○姪○又  
 不○許○乃○求○封○小○國○稱○臣○又○不○許○使○者○泣○以○嗣○君○幼○在  
 衰○經○禮○不○伐○喪○請○伯○顏○曰○汝○背○負○盟○誓○執○戮○我○行○人  
 我○是○以○興○師○錢○氏○納○土○李○氏○納○降○皆○汝○國○故○事○何○多  
 言○且○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之○小○兒○又○何○必○言○宜  
 中○懼○乃○率○群○臣○入○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哭○以○請○許



之及暮宜中失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請遷我聽遷顧欺我不扈遷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群臣請見皆不納而元軍亭臯山宜中白太后遣使奉傳國璽以降然中自慚是夜遁于是伯顏入臨安元軍據江沙上而營不知潮太皇太后望于海祝曰海有靈潮大作洗師潮三日不至伯顏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取太皇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封府庫收史館禮院圖書及百司符印告章罷官府及侍衛軍太后命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

餘慶知樞密院謝堂參政家鉉翁同知劉昂並充祇請使如元都謁元主請存趙氏後伯顏陽許祈請欲盡宋宰執與俱北也堅老儒怯不自振餘慶自詭北人幸國難自詡昂狎藝求容堂憚北行傾貲賂自免獨鉉翁挺不屈以爲祈請儻可得乎未遽引決也二月伯顏拘學士天祥與祈請使北如燕福王與芮自紹興至伯顏慰勞之皇太后及帝請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不可以見而趣帝及太后北入朝是日丁丑帝蒙塵年甫六歲福王與芮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



夫人黃氏并庶僚三學生等皆從惟太皇太后謝以疾留帝至瓜州置制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冀迎駕不克吳堅等至燕祈請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死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飲食數日夏五月帝至燕赴上都元降封帝瀛國公方元帥迫時詔吉王昱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進廣王判泉州駙馬都尉楊鎮爲輔行伯顏聞二王渡浙而南恐後且蔓也遣范文虎將兵亟追之都尉鎮請曰事急矣王亟以微服行我留就死緩追兵乃陽爲二王留也者止而

待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走溫州陸秀夫蘇劉義等追及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召張世傑亦以所部來衛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几則相與哭几下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撫吏民檄諸路同獎王室元復以太皇太后命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沈之江王遂入閩將士多自歸兵稍振夏五月宜中等奉益王卽位于福州是爲端宗改是年爲景炎元年文天祥自元



軍汎海至以爲右丞相初天祥奉使如元軍爲伯顏所畱已迫之北至鎮江與其客杜濬等十二人間關夜亡入真州真守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帥隙不能合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虜必悉力扞西兵而令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楊兵攻瓜步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日夜望我師至攻卽下吾自江上全力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虜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虜

帥可生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與結約而庭芝惑元反間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信之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城閉之外以制司牒示之天祥乃自真如楊自楊入溫自溫汎于海至福州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以國事決于陳宜中辭不拜爲樞密使使呂武募豪傑江淮杜濬募溫州欲還溫進取陳宜中自以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自洗濯不許命天祥開府南劍經畧江西元犯衢州故相畱夢炎叛降元徇廣州州將黃俊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死之陷真州守苗再成死之元分道入寇犯處州帝  
航海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  
可壽庚提舉市舶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則海舶  
不令自從也世傑不聽縱之歸已而舟不具掠舟沒  
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夫與淮兵在泉者叛降  
元宜中等奉帝趨潮州判興化軍曹澄孫叛降元知  
軍陳文龍死之帝舟次惠之海豐至廣州轉運使姚  
良臣迎帝入州治世傑不可還海駐秀山二年春元  
陷廣東諸郡陳贛舉兵復興化軍文天祥提兵自梅

州出江西復雩都秋復古贛諸縣已而兵潰元陷興  
化軍陳贛死之元將塔出版將呂師夔陷廣州十二  
月至井澳颶風作舟敗帝驚悸而疾元襲井澳復航  
海三年春二月帝舟還廣州三月駐峒州夏四月帝  
崩先是陳宜中相以陸秀夫在軍中久事咨訪而行  
秀夫亦悉心經營已有隙諷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  
宜中日今何時猶動以臺諫論人乎宜中慚召秀夫  
還行朝時天子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后垂簾對  
群臣語猶稱奴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



或時于班行中潸然泣衣盡濕悲愴動左右端宗崩  
 群臣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  
 古人有以一旅一成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  
 卒數萬天未欲絕宋此獨不可與為國耶乃與眾共  
 立衛王年八歲矣登壇禮畢忽有龍拏空上既入宮  
 雲陰不見升礪州為龍翔縣收元祥興太妃仍同聽  
 政陸秀夫為左丞相張世傑為樞密副使蘇劉義開  
 府儀同三司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當匆遽流離  
 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六月遷新會之厓山厓

山在新會南八十里距海中為雷化犬牙與奇石山  
 相對如兩龍潮汐所從出入也故有鎮戍時官民兵  
 尚二十萬廣右諸郡尚有為宋守者世傑不規城守  
 謬以為厓山天險可扼以自固奉帝蹕焉遣人入山  
 伐木營行宮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  
 府資糧饟于諸郡造舟楫器仗至十月始罷秋八月  
 月貫南斗有星隕于廣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  
 為五既墜聲殷如鳴鼓冬元分道入廣閩右相天祥  
 敗績五坡嶺被執二年春正月帝在厓山元張弘範



繇潮陽以舟師迫厓山。或謂世傑曰：北人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矣。盍先據之，幸而勝，福也；卽不勝，猶可西走。世傑以在海中，日久，士卒離心，動必散。乃日頻年航海，何時已乎？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陳，碇海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入。弘範乃繇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舟遇。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縱火，世傑命戰艦皆塗泥，縛長木拒之。舟不焚。弘範遣所親招之，降。

不可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尚欲何爲？士民亦不應。弘範乃以舟師據海口，出騎兵斷南軍汲道。士茹糗，構掬海水飲之。水鹹，作嘔泄，乃大困。二月，有黑氣出厓山。弘範乃命軍中曰：宋舟潮落必東走。聞樂作，乃戰。明晨元李恒乘早潮退，攻我舟之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比午，潮上，元中軍樂作，世傑軍少懈。而弘範軍驟攻其南，俄一舟檣旗仆。已諸舟檣旗皆仆。軍大潰。會日暮，海霧大作，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去。



帝舟大且諸舟環結不得出秀夫走帝所請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不可再辱即負帝沈海中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越七日屍浮水上者十餘萬人得帝屍及傳國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后始聞帝崩拊膺大慟曰吾所為忍死間關至此者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自沉死世傑葬之海濱潰眾稍集謀入廣而颺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登桅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者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所為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後立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愈甚世傑亦自沉死而宋亡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愈甚世類亦自或預而未

亦與幾類其幾餘立奔宗師耳今莽北豈天意海風







